

我馬生涯

(十三)

李品仙

無油降落一次驚險

大別山與皖南地區中隔長江，抗戰期間皖南地區行政上雖受安徽省政府管轄，但軍事上則歸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管制。同時因長江水道在敵人控制之下，兩地交通頗受阻隔，故我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雖已三年，而在此之前迄未巡視皖南各縣。這次巡視完畢之後，原擬再多停留幾天，應當地土紳許某及省臨參會議長江暉先生之約，相偕一遊黃山，嗣因獲得立煌失守的消息，那裏還有遊興，只好作罷，匆匆北返。

元月二日我自屯溪啓程北返，最初打算在東流附近渡江，抄捷徑逕回大別山。經慎重考慮之後，因當時大別山狀況不明，尤恐敵諜探知我的行踪，中途攔截；萬一發生不測，豈非欲速不達，故結果仍決定繞道重慶。是日晚宿上饒，當與第三戰區顧司令長官祝同見面；夜間轉到重慶發來的電報，說是日上午立煌已爲我軍收復。二十四小時內這樣令人一憂一喜的急劇變化，在沒有獲得詳細的報告前，簡直使我不敢置信，納悶不

已。於是一面電知皖南行署，一面電立煌省府與邊區總部告知我的行踪並飭速謀整理恢復原狀。

元月五日返抵桂林，休息一日，七日繼續赴渝。至渝後，先謁委員長蔣公報告皖南情形，並請示今後邊區工作方針，當蒙慰勉，並派專機送我到老河口轉往立煌。翌日離渝，所乘專機爲舊式四座雙翼螺旋槳機，除駕駛、副駕駛外，只容兩人乘坐，我只好帶一名隨員同行，其餘隨行人員乃另由水路至秭歸，再循陸路經老河口轉赴敵後。我的專機上午八時自重慶起飛，選擇的航線是先飛漢中，再沿漢水東下。往常飛機應在漢中着陸加油後再繼續東飛，這天不知爲何竟一反常例，幾乎發生不測。當飛近漢中時，駕駛員問我是否需要漢中停留，如無必要則不在漢中着陸，逕飛老河口，以便早一點到達目的地。我當表示首肯，於是飛機向右一轉，逕向老河口飛去。不料飛至鄖縣上空，油量指標突然下降。駕駛員初猶以爲油錶損壞，及將指標扶起之後又復下降，始知燃油已經用盡，不免發生恐慌，隨即向我報告，謂油已不足恐需迫降。這時任何責備或憤

怒的話都是多餘，於是我很輕鬆的回答說，這可能是你們空軍人員必須要有經驗，在我來說倒真是機會難得，而且迫降無論如何比碰上敵人被他打下來強多了。接着飛機迅速下降沿着漢水河谷低飛，我想可能是想找一處比較平坦的沙灘降落，萬一找不到平坦的沙灘，最後向水中迫降也要安全得多。此時我內心雖然焦急，但只好聽天由命了。

駕駛員在兩岸找不到可以迫降的平地，只好一面以手幫浦打油，一面勉強繼續飛行。過了幾分鐘之後發現老河口已隱約在望，駕駛員利用最後的一滴油將飛機儘可能的爬高，然後開始向老河口滑翔；到達老河口機場，已無法再選擇方向逕行着陸了。下得機來，各人雖然都是一身冷汗，但總算死裏逃生，值得慶幸。

在老河口停留一宵，並將一切經過向李長官報告。翌日即由陸路趕回立煌。十三日到達阜陽，內子嘯如已在該處相候。她是立煌失陷時倉惶疏散至此。在阜陽休息二日乘便視察阜陽政務。關於立煌失陷經過，獲得張專員感退之報告後，

亦已得知其梗概。十六日回到葉家集，黨政分會丘秘書長國珍在該處迎候，是夜由他將此次立煌事變經過作了更詳盡的說明，同時又接到立煌轉來重慶白部長健生的電報，調張副司令義純赴渝受訓；旋又接到陸參謀長蔭楨的電話，謂張副司令已於是日晨啓程經商城、潢川赴渝。我想張副總司令明知我已回到葉家集，隔日即可謀面，竟不待一晤即離部赴渝，必係因此次事變處置欠當內心不安之故。翌日由葉家集回立煌，總司令部及省府諸同仁均在鴨子灘迎迓，見面時不禁悲喜交集。午後相偕返立煌，當我進入市區，目視原來鱗次櫛比的房舍蕩然無存，房屋焚燬的痕跡零落滿地，爲之駐足太息良久，其他同仁亦相對默然。回到省府後，我當即向所有的人員說：「此次事變各位都盡到了應有的責任，並能安然無恙，我深深感到安慰，並爲各位慶幸。至立煌被敵焚燬，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立煌原是荒村野店，是在我們手裏建設繁榮起來的，讓我們再來一次努力，要比原來建設得更好。敵人只能燒掉我們的房子，決損害不了我們大別山的精神。」我說完之後，馬上發現每一位同仁的眸子裏又充滿了希望的光輝。後來果然不出數月所有機關和部隊的營舍都重新建造完成，面目一新，私人的房舍也次第恢復。

新四軍的破壞抗戰

我回到立煌之後，除了積極指導各機關、部隊、學校迅速完成重建工作外，同時集合黨、政、軍高級人員，對此次事變提出檢討。此次敵軍

乘虛鑽隙竄入立煌，當時立煌黨、政、軍機構事實上事前毫無防範，在遭受奇襲之下，能沉着而迅速實施疏散，以及將重要公文檔案與物資加以掩藏，除房屋被焚燬外，沒有遭受很大的損失，要算難能可貴，應該提出嘉獎。在軍事方面，我軍作戰部署將全部兵力分佈四週，未能形成重點，又未控置總預備隊於核心地區，頗值檢討。敵軍能從英山方面乘虛蹈隙深入立煌竄擾，足見前方部隊左右的連絡殊欠確實，各處情報尤過於疏忽，凡此均應力求改進。

檢討會舉行之後，一方面將軍隊的部署作必要的調整，同時着手整頓軍隊，加強部隊的教育和訓練。在人事上也作了若干調整；原副總司令張義純及參謀長蔭楨都以立煌事變處置不免有失誤之處，經統帥部另調工作，遺缺分別以張淦及鍾紀升任；其餘第七軍軍長由徐啓明繼任駐防皖東，第四十八軍軍長由蘇祖馨繼任駐防皖西，第八十四軍軍長由張光璋繼任駐防豫南商城及鄂東麻城一帶。

關於整頓軍隊，加強教育訓練方面，於是年春由各部隊派人組成了一個參觀團，前往後方各軍事訓練機構及部隊，觀察他人的方法和長處，回來後舉行了一次軍事教育會議，聽取參觀團的報告，檢討自己過去的缺點，並研究今後改進部隊的詳細計劃，準備頒發各部隊遵照實施，務期邊區各軍在精神、紀律與戰鬥技能各方面齊頭併進，短期內練成勁旅，俾在最後反攻作戰中擔負更大的使命。

是年夏天，李司令長官德鄰前來豫皖鄂邊區

視察，在立煌盤桓幾達一月之久，直至秋初始返回鄂北。他在立煌期間，對安徽的軍、政措施極爲嘉許。

民國二十九年，我到達立煌之後不久，中央鑒於原共匪改編之新四軍，在皖南一帶，假抗日之名，行擴張之實，破壞行政系統，違反政府法令，勒收捐稅，騷擾人民，散佈謠言，動搖軍心，乃嚴令該軍於二十九年年底以前將所部悉數開往黃河以北作戰。該軍對統帥部之命令置之不理，且各種越軌行動更趨積極。統帥部不得已於三十年六月中旬下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執行懲處；除將該軍大部繳械，軍長葉挺捕解重慶法辦，副軍長項英於拒捕時擊斃外，其餘該軍首要份子陳毅、張雲逸等則率領一部向江北逃竄。

新四軍部隊原有一部駐於江北之無爲、廬江一帶，本集團軍亦同時奉令協助堵擊圍剿，除截獲其一部人員外，其餘部隊竄逃蘇北。此股新四軍殘部，爾後在蘇北、魯南一帶，先後吞併國軍游擊部隊李明揚、李長江、王守爲等部，勢力逐漸擴張，至三十二年開始向皖東推進，與我皖東部隊乃發生衝突，最後並惹起大規模的戰鬥。我皖東地區原在全椒之古河、梁園、王子城一帶建立有前進根據地，掩護皖東各縣之地方政府，推展政務，保衛人民，免於敵僞之搜括侵擾，由第七軍副軍長漆道微擔任指揮官，所轄部隊爲第一七一師（師長曹茂琮）之三個團，第一七二師之五一五團，保安團，皖東游擊第十縱隊（司令柏承君）所轄之三個支隊。以上各部隊總計一萬六千人。

匪新四軍陳毅部主力原在津浦路以東，魯南、蘇北一帶。其一部第二、七兩師於三十三年初進出津浦與淮南兩鐵路間之地區，並經常偷襲我皖東地區部隊。其第二師以滁縣、定遠兩縣交界附近之皇甫山、藕塘鎮一帶為巢穴，第七師則流竄於無為、巢縣、含山、和縣等沿長江北岸一帶地區。

皖東一戰大獲全勝

三十三年九月初旬，匪由津浦路以東秘密向藕塘鎮以北地區增加約八個團之兵力，連同原來匪第二師之六個團，第七師之四個團，總計約三萬人，在匪新四軍軍長張雲逸指揮下，大有進犯我古河前進基地之模樣。

先是九月上旬，我一七一師五一二團於合肥東北之占鵝崗受匪之襲擊，團員蒙培瓊重傷被俘。我皖東地區指揮官即以一七二師之五一五團前往增援。適於此時獲知匪軍調動頻繁，並獲得大量增援之情報，我皖東前進基地指揮官漆道徵乃準備集中兵力於廣興集、玉子城以南，青崗集以北地區，嚴陣以待。

九月十一日黃昏，我一七二師之五一五團到達玉子城南之三官集附近，匪即傾巢來犯，首先以主力圍攻我守備玉子城之第十縱隊第一支隊，隨即展開激戰，同時各以一部向梁園、大馬廠前進，似企圖以兩翼包圍的態勢指向古河。對我皖東根據地作一次摧毀性的攻擊。

當匪軍主力圍攻玉子城時，我一七一師之五一三團即迂迴攻擊匪之側背，旋匪復以全力向我

五一三團之側背進攻。為策應五一三團我一二團及五一五團又將匪軍包圍；而原向大馬廠前進之匪又回頭猛攻我一二團之側背。於是形成匪我相互的數重包圍，展開一團混戰；其戰鬥之猛烈程度為我從征以來所罕見。我一二團團長謝堯身負重傷，大腸流出腹外，五一三團團長蕭湘湯亦負傷督戰。如此混戰兩日，幸我遠在善後集保三團團長莫仲慶之主力，在大馬廠之第十縱隊第二支隊，以及在柘臯之五一一團之一營，於十三日先後馳至增援，內外夾擊，激戰至十四日凌晨，匪不支潰退，紛紛向津浦路以東回竄。

梁園方面，我一五一團團長黃振雄於十二日拂曉率領該團赴援玉子城方面，途中與匪遭遇亦發生激戰，因匪眾我寡被匪包圍，黃團長亦裹創督戰。至十三日夜，匪因玉子城方面潰敗，乃乘夜解圍退走；我一五一團當發起追擊。大馬廠方面，我皖東游擊第十縱隊前方各據點僅有零星戰鬥。

巢縣、含山、和縣一帶，匪第七師亦自十一日起，紛紛向四處竄擾，企圖牽制我軍，至攻玉子城之匪潰敗後，該師亦相繼退走。

此後我軍以寡擊衆，匪軍以兩倍的優勢進犯卒為我軍擊潰，戰鬥之慘烈前所未見；四個團長中兩個重傷一個輕傷，營連長以下傷亡者六百餘人。匪軍為我擊斃者兩千以上，生俘者二百餘人，繳獲步槍三百餘支。這只不過是有形的勝利。無形的勝利要比有形的勝利重要得多，因匪新四軍此番對我皖東前進根據地之攻擊乃是進窺大別山前奏。如果匪軍一戰而摧毀我皖東前進基地，

必然進一步竭其全力進犯大別山，整個安徽省都將落於匪手。誠如此，則日寇投降之際，津浦沿線固非吾有，即南京、上海，恐亦為匪所接收。好在此次大獲全勝，匪經此打擊，悉數竄回蘇北，從此安徽全省遂無匪踪，以迄抗戰勝利。

穎上春到綠艷紅嬌

我到達大別山一年之後，開始分期往邊區各縣視察，考核黨政整建方案的成果，作為檢討改進的依據。

民國三十年二月，首先往豫南商城、潢川及皖北穎上、霍邱方面視察。在潢川視察黨政情形與該防區部隊狀況後，轉往霍邱途中，經過李家寨，李家寨儼如一座小坡般的私人建築，四面都是磚砌的大圍牆，高可二丈，周圍約里許，圍牆之外有大水溝，水深過丈，不能徒涉，上設吊橋以通四門。寨內核心為李姓族人所居，亭、台、樓、閣點綴其間，規模宏敞誠屬鮮有。寨外週圍即為李家佃農所居住，佃農平時耕種李家田地，遇有匪寇則執武器共同捍衛此一城堡。由李家寨的建築及李姓地主與佃農的關係，便使我想起古代的封建社會。當時因係匆匆一宿，未能詳盡考查，僅知主人之祖先係平定太平天國有的人物，其家世至今猶未式微。據說李家寨於民國二十四年共匪倡亂時，為匪軍千餘圍攻數日不下，日寇經過亦未受損失，可見其潛力之大。爾後在其他各縣，亦發現有類似的情形，大抵都是先世為官，受到朝廷的賞賜，官高爵厚一旦衣錦榮歸廣置田園，興建宅，好些大屋都極雄偉。這些大地主

自然是共產黨宣傳的口實和鬭爭的目標，同樣也不合於本黨民主主義的宗旨，因此我在安徽主政時期特別要求貫徹推行當時「二五減租」的政令，希望能逐漸走向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標。

在穎上視察時，住於當地的游家花園。園內種植各種花木，幾乎應有盡有，最名貴者如牡丹與茶花皆高可及丈。亭、台、樓、榭亦極壯麗，並蓄有各種禽鳥點綴其間，漫步園中，賞心悅目，渾忘此身猶在漫天烽火中也。經二日對政務及國民兵團檢閱完畢後，園主人親來為我導引，參觀他的花園。他邊走邊說，謂此園為其先祖所培植；其先世蓋亦官場中人，余因遙想其先祖之襟懷，較之築寨置堡者，雅俗固不可以道里計。遊畢感興，爰賦七律一首，題為

穎上游家花園：

春到芳園一日留，主人前導探清幽；
堤圍楊柳飄羅帶，石砌闌干上繡樓；
綠艷紅嬌傾國色，冰姿玉質自風流；
猶欣老鶴知迎客，侍立池邊數點頭。

合肥、舒城、廬江頻臨巢湖一帶地方，範圍百餘華里，自昔為匪類出沒之區；據說百餘年來從未清剿淨盡，每值事變即乘機而起四出劫掠，附近一帶人民在宿匪長期劫持之下，不堪其擾。抗戰開始後新四軍與其勾結企圖竄動。我安徽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林中奇，為杜絕亂源決心肅清該地匪類，於民國三十年秋，動員各縣自衛隊，統一指揮從事清剿，責成各鄉鎮長負責封鎖交通，堵塞各處要道，然後自率大隊進入匪區，一面清查戶口，一面搜剿匪巢，並獎勵人民密報

匪踪及檢舉匪首姓名。結果擒獲宿匪百餘人，經偵訊無枉後悉予誅戮，以此一地匪類無法匿跡。此次清剿之所以圓滿成功，完全得力於民衆自衛隊，而民衆自衛隊之所以奏效，則又得自民團幹部訓練之功也。三十三年十一月，我於共匪新四軍竄擾皖東之後，前往舒城、桐城、廬江一帶視察，發現前此為匪徒盤踞之區，今閭里安謐如恒，黨政工作推行無阻，不勝欣慰。

周瑜墓前天柱山巔

桐城在昔文風鼎盛，名家輩出，有桐城派之稱，清康熙年間桐城張英父子為相尤傳為佳話。張英的相府在城內的三尺巷，建築宏偉，抗戰期間尚完好無恙。三尺巷的由來，據說是當年張英在朝為相時，其家人以經營府第，央求鄰居拆移界牆讓地三尺，作為通路，鄰人不許，反要求張府自讓三尺。兩家相持不下，張府家人欲以權勢迫人遷讓，乃致書北京，請張宰相出名令鄰人讓地。不料張宰相覆函家人，函中書七言絕句一首，詩云：「千里家書只為牆，讓地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這是張宰相的豁達處，其家人得書遂自讓三尺，鄰人知之，也同時讓出三尺，共得六尺闊成一巷，後人紀念這段佳話便命名為三尺巷。三尺巷張相府工程之大，較霍邱之李家寨尤有過之，令人嘆為觀止。只可惜魏峨府第今猶在，不見當年張相爺。

廬江城外相傳有周瑜墓，視察廬江時，特抽暇一往憑弔；但見墓地頹敗不修，雜草蔓長。想起蘇東坡所寫的那一闕念奴嬌，直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

的寫照。

廬江視察完畢之後，又前往潛山，太湖兩地視察，最後經岳西返回立煌。大別山的主峯天柱山在岳西境內，為古時的南嶽，因乘便登臨一探其勝。天柱山距岳西約四十華里，往返費時三日。第一日入山，夜宿於山中之古寺內。寺的建築並不宏偉，但頗幽靜。寺內僅有老僧數人，招待週到。翌晨繼續登峯，沿途道路雖頗急峻，亦非險絕；惟穿林越嶺景物隨時隨地而異，忽而麗日中天，忽而雲烟瀟灑，忽而清流湍急，忽而古樹參天。時值隆冬，四周松柏滴露凝冰好似巖中垂翠；羣峯積雪儼如玉琢銀粧。行行息息，至正午時分始至主峯腳下；策仗于卒上巔頂。峯頂有一天然水池名曰天池，又有兩石斜立相互連接，名曰天橋。坐於橋上，舉目四顧，雲海波濤了無涯際。移時，雲烟四散，遠望長江隱約可見，又另有一番景象。山頂朔風強勁，雖着重裘猶不勝寒，遂緩步下山。是晚仍憩於來時之古寺中。寒霄夜永，賦詩遣興，成七言絕句及七律各一章。

登天柱山七言絕句一章

古嶽雲山似畫圖，仙槎銀海有中無；
長江千里洵文錦，一夜烽烟亂碧蕪。

又七律一章

羣巒圍繞最高峯，拔地崔嵬上九重；
萬里江流連佩帶，無邊山色寄游踪；
雲迷古剎張華蓋，露濕明珠結玉松；
雲海仙航何處是，天池橋畔喜相逢；

在岳西檢閱國民兵團及視察黨政工作完畢之後，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經磨子潭、黑石渡返立

煌。是日天氣極寒，大雪紛飛，道途冰滑，轎馬俱極不便，只好步行。午後經磨子潭附近，見道旁麥田中有野雉十餘隻正在覓食，一時興起即向隨從手中取來獵槍，跨過路邊水溝，隱蔽接近麥田邊緣，對準那羣正在覓食的野雉一擊。槍聲響處已有兩隻命中落地，其餘則驚起羣飛，落入附近之樹林內。我爲了更多獵得數隻，以便晚間給隨從人員飽餐一頓，又向山邊的樹林走去。及至山邊雉羣又疾飛而起，向另一樹叢飛去，於是折回山下準備再追擊，不料由於全神貫注獵物，忽略山路冰滑，竟被滑倒，左足腳掌折向左方，脚蹠脫臼，立時失去知覺無法站立行走。幸當時隨從人員附有滑桿得以趕回立煌，命醫治療。因立煌醫療器材缺乏，久治不愈，直至三十四年四月赴重慶出席六中全會時，始由美國軍醫院骨科醫生主治方愈。於此數月間幾乎都是在牀上批閱公文，不料偶一失慎竟帶來一場不小的災難，損失太大了。

黎明前的黑暗時期

民國廿九年九月，那時的歐洲德國已橫掃法、荷、比諸國之後虎視英倫，義大利則侵入希臘。在亞洲方面日軍因侵略我國深陷泥淖，一面企圖切斷我國西南地區的國際供應線迫我談和，一面極力掠取戰略物資以補給其軍事需要，乃乘法國之危進兵中南半島。於是德、義、日三國於九月底正式宣佈結成軍事同盟。

美、英兩國最初對中、日戰爭原採中立態度，英國甚至應日本要求一度封鎖滇緬路。及至德、義、日三國結成軸心，美、英在太平洋的勢力

遂感受威脅，乃不得不對獨力抗拒日軍已經三年以上的中國括目相看，並開始同情我國。於三十年上半年，美、英兩方相繼正式照會我國允於戰後取消在華特權。至八月一日美國空軍並在陳納德將軍的領導下組織志願隊前來我國助戰。

是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及新加坡，正式揭開太平洋戰爭的序幕，我國亦即加入美、英同盟，成爲全世界反侵略陣線的一員，從此我對日抗戰與世界大戰合流，不再陷於孤立。三十一年七月美援華志願空軍改編爲美國空軍第二十三驅逐機隊，此後美國基於同盟義務，逐漸增加對我國之軍經援助。當時雖然歐洲方面之大戰正酣，太平洋方面美軍亦正在苦戰，但吾人對抗戰勝利之信心已益爲堅定，已隱約看到勝利的曙光。

三十二年，美駐華空軍第二十三驅逐機隊復擴編爲第十四航空隊，從此我中美空軍的力量大增，不僅可防護我後方城市，並開始向江浙沿海與長江下游出擊，攻擊日軍後方補給線。惟當時中美空軍以四川之成都及重慶附近爲基地，以當時航空器之續航力與速度而言，此等基地稍嫌過遠。我有見及此乃向中央及美軍總部建議，在大別山設置一秘密前進基地，以供出擊飛機中途休息及加油之用。那時美軍很想在中國大陸沿海控置一、二基地，作爲美國艦隊空軍轟炸日本本土後回程着陸之用，大別山雖距海域約有二百餘哩，但尚可供此一目的之需。因此中央及美國很快採納了我的意見，派人前來，選定大別山內之立煌西南方吳家店附近一處平坦谷地，闢爲機場。該谷地長約千餘公尺，廣數百公尺，稍加擴充整

理即可使用，並且隱蔽良好不易爲敵發現。地點選定後，即由美方派出工程人員，我方派遣部隊及僱用民工積極施工，不出三月即告完成。此後中美空軍即利用此大別山前進基地，轟炸長江下游及沿海敵軍軍事設施及補給系統。敵空軍勢力不久便爲中美空軍所制壓，日本本土亦在我中美空軍攻擊之下了。

三十三年，美軍派遣顧問組前來立煌，除協同規劃空軍轟炸事宜外，並担任二十一集團軍之連絡事宜及訓練部隊中官兵對美援新武器之使用。他們對大別山邊區未來地面作戰之戰略價值特別重視，建議中美當局加強本邊區之軍事設施，特別補充裝備。自此美方軍事人員經常來往立煌重慶之間，各種新式武器裝備亦開始逐漸運補；我邊區部隊已磨擦擦準備反攻了。與此同時，日軍鑒於其在華中方面之作戰，一則因我大別山之日益壯大而深感威脅，一則因長江航運在我空軍之威脅下維持不易，有另闢後方連絡線之必要，於三十三年春以打通平漢線及孤立大別山爲目的發動豫中攻勢；至五月上旬，敵軍先後攻佔鄭州、新鄭、許昌、確山、臨汝、遂平，並西進圍攻洛陽，平漢線遂爲敵軍控制。(未完)

六十年來的中國 (增訂再版)

王成聖著 定價：陸拾捌元

本書詳述中華民國開國迄今之全部史實，體制完備，立論謹嚴。平裝定價新台幣陸拾捌元。